

回想起来，我的短篇小说的写作，或者说所有小说形式的写作都开始于一场大病之后。这件事确凿无疑。可疑的是为什么。一场大病席卷了我身体的某些部分，它带走的是什么，带来的又是什么。我记得自己病后的虚弱，不能喝酒，不能吸烟，身体又轻又软，要不扶着更加牢靠的物质，人就会漂浮。就在当年的冬季，我连续写了三个短篇小说。现在我会认为，疾病席卷而过，带去了身体里过于充盈的对于生活的欲望。我现在觉得，把对现实生活的欲望甚至希望降减至合适的水平，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似乎能让我遇见写小说的动机和途径。

这里选了十九篇。短篇小说这种写作形式，我持续运用了七年。每一年所写的，都至少选了一篇。以前出的书，还没有单纯的短篇小说选集，所以这是第一本。可能是要告别这些文字的缘故吧，这一次编选时，在篇末注明了初次发表的刊物和时间，以便检索。我自己真满意的很少。不完美。不充分。只有两三篇，我觉得自己能写下那些文字，再怎样都不算惭愧了。回想起来，我的短篇小说的写作，或者说所有小说形式的写作都开始于一场大病之后。这件事确凿无疑。可疑的是为什么。一场大病席卷了我身体的某些部分，它带走的是什么，带来的又是什么。我记得自己病后的虚弱，不能喝酒，不能吸烟，身体又轻又软，要不扶着更加牢靠的物质，人就会漂浮。就在当年的冬季，我连续写了三个短篇小说。现在我会认为，疾病席卷而过，带去了身体里过于充盈的对于生活的欲望。我现在觉得，把对现实生活的欲望甚至希望降减至合适的水平，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似乎能让我遇见写小说的动机和途径。这里选了十九篇。短篇小说这种写作形式，我持续运用了七年。每一年所写的，都至少选了一篇。以前出的书，还没有单纯的短篇小说选集，所以这是第一本。可能是要告别这些文字的缘故吧，这一次编选时，在篇末注明了初次发表的刊物和时间，以便检索。我自己真满意的很少。不完美。不充分。只有两三篇，我觉得自己能写下那些文字，再怎样都不算惭愧了。



鲁羊 著

亲切的游戏

“把对现实生活的欲望甚至希望降减至

合适的水平，似乎能让我遇见写小说的动机和途径。”

南京大学出版社

的书，还没有单纯的短篇小说选集，所以这是第一本。可能是要告别这些文字的缘故吧，这一次编选时，在篇末注明了初次发表的刊物和时间，以便检索。我自己真满意的很少。不完美。不充分。只有两三篇，我觉得自己能写下那些文字，再怎样都不算惭愧了。回想起来，我的短篇小说的写作，或者说所有小说形式的写作都开始于一场大病之后。这件事确凿无疑。可疑的是为什么。一场大病席卷了我身体的某些部分，它带走的是什么，带来的又是什么。我记得自己病后的虚弱，不能喝酒，不能吸烟，身体又轻又软，要不扶着更加牢靠的物质，人就会漂浮。就在当年的冬季，我连续写了三个短篇小说。现在我会认为，疾病席卷而过，带去了身体里过于充盈的对于生活的欲望。我现在觉得，把对现实生活的欲望甚至希望降减至合适的水平，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似乎能让我遇见写小说的动机和途径。这里选了十九篇。短篇小说这种写作形式，我持续运用了七年。每一年所写的，都至少选了一篇。以前出的书，还没有单纯的短篇小说选集，所以这是第一本。可能是要告别这些文字的缘故吧，这一次编选时，在篇末注明了初次发表的刊物和时间，以便检索。我自己真满意的很少。不完美。不充分。只有两三篇，我觉得自己能写下那些文字，再怎样都不算惭愧了。回想起来，我的短篇小说的写作，或者说所有小说形式的写作都开始于一场大病之后。这件事确凿无疑。可疑的是为什么。一场大病席卷了我身体的某些部分，它带走的是什么，带来的又是什么。我记得自己病后的虚弱，不能喝酒，不能吸烟，身体又轻又软，要不扶着更加牢靠的物质，人就会漂浮。就在当年的冬季，我连续写了三个短篇小说。现在我会认为，疾病席卷而过，带去了身体里过于充盈的对于生活的欲望。我现在觉得，把对现实生活的欲望甚至希望降减至合适的水平，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似乎能让我遇见写小说的动机和途径。

这里选了十九篇。短篇小说这种写作形式，我持续运用了七年。每一年所写的，都至少选了一篇。以前出的书，还没有单纯的短篇小说选集，所以这是第一本。可能是要告别这些文字的缘故吧，这一次编选时，在篇末注明了初次发表的刊物和时间，以便检索。我自己真满意的很少。不完美。不充分。只有两三篇，我觉得自己能写下那些文字，再怎样都不算惭愧了。回想起来，我的短篇小说的写作，或者说所有小说形式的写作都开始于一场大病之后。这件事确凿无疑。可疑的是为什么。一场大病席卷了我身体的某些部分，它带走的是什么，带来的又是什么。我记得自己病后的虚弱，不能喝酒，不能吸烟，身体又轻又软，要不扶着更加牢靠的物质，人就会漂浮。就在当年

鲁羊 著 ~~亲切~~的游戏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切的游戏/鲁羊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3

(刘亚明系)

ISBN 978-7-305-05782-3

I. ①亲… II. 鲁…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4479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om>
制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亲切的游戏

著 者 鲁 羊

责任编辑 金 云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溧水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14.75 字数 219 千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05782-3
定 价 2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erss1@publcl.jtu.js.cn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本书, 附赠图书, 如蒙寄赠, 请向本社

图书销售部订部联系。

总 序

骆冬青

年华似水，浮生若舟。

人类最初的文字，或即来自有意无意的刻画。是为了给生命留下痕迹，不甘雪泥鸿爪的泯灭？还是为了生命与生命的交流往来，抗争时空的限制心灵？无可追溯。刻痕在何时变成了“字”，组成了“文”，“人”，由此才越来越成为“人”。这，则是可以肯定的。

古人云：仓颉造字，天雨粟，夜鬼哭。古诗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西方哲人云：语言乃存在之家园；人是符号的动物……

生命之舟上刻画的痕迹，就成为生存的寄寓，成为创造的运演，成为文化的密码，成为人从自然世界挣脱之后的“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构成元件。

由此，产生了“说文解字”的学问，催生着“文心雕龙”的创作。

汉语言文学的大学教育，其根本意义正在于此。一方面，是对汉语言文学既有成果的解读、探索，借此，展开一个个奇妙、精

微而又普遍、博大的“世界”。是谓“说文”与“解字”。语言学与文学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逼近着相同的目标。另一方面，是“雕龙”的“文心”。世本无龙，屠龙之技注定无所用；但于虚构的神楼意阁上雕龙，画龙而点睛，人类生活中终有龙飞凤舞的神奇世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文心”的“雕龙”，是人类心灵不甘束缚于现实，勇于怀想天空、凌空蹈虚的天马行空般大精神大智慧的创造。于是，人类才拥有“心有天游”的浪漫与超越，精神的大自由大解放才推动着文化形态的神奇嬗变。“文心”实乃“人心”最为精要的内容。是故，古人不无神秘地宣称：诗乃天地之心。司马相如才貌似狂妄地放言：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文心雕龙”，正是文学创作从神思到情采、从原理到功用的精辟说明。

然而，大学“文学院”教育与艺术院系教育的一个重要差别，莫过于创作的缺位。对于热爱文学的求学者不啻惊雷的断喝，就是大学中文系不是学创作的，甚至是不提倡文学创作的。“说文解字”是正宗，而“文心雕龙”是小道。本应是第一义的文学创作，反而在教学中被贬入冷宫。殊不知，简单的道理是，没有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何所凭依？

中国大学史上曾有诸多文学大师在“中文系”任教，培植“灵根”，播撒“情种”；许多一流的文学、语言学、文字学研究者往往自文学创作“转行”，别辟学术新境，卓然树立风范。如王国维、鲁迅、闻一多、周作人、陈梦家，等等，等等，均将文学的激情与想象成功地融铸到学术探索之中。国外大学则多聘请著名作家任教，开设文学创作课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前辈学者唐圭璋、孙

望、吴调公、吴奔星、常国武等先生，亦兼善文学创作，重视文学创作的“文心”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本来，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以意逆志”，还原创作者的心态意向；具有创作的体会，或至少有“拟创作”、“内幕仿”，才可以真正求得“文心”。而这一点，在日渐僵化冷漠的学术体制中越来越被挤压窒息。创造精神的枯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精神的生机丧失。

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正挑明了创造性思维对于一切科学文化探索的重要性。

本于是，我们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激活本土资源的沉积，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基地”开设了写作系列教程，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着力提升创造能力与表达能力，冀与语言文学的研究性学习构成飞翔的双翼。

本书系有课程的现场呈现，亦有历年师生创作成果的汇集。无疑，水平或有高低，课程或有不足，但亦有卓然成家的创作者显示实绩，更有不必妄自菲薄的诸多探索。谨此呈现于读者之前，以求砥砺，以求鞭策。

刻舟求剑，虽迹似愚妄，但有求剑的真心真意在，自有不容非笑者存焉！

无论如何，我们留下了生命的痕迹。

是为序。

自序

回想起来,我的短篇小说的写作,或者说所有小说形式的写作都开始于一场大病之后。这件事确凿无疑。可疑的是为什么。一场大病席卷了我身体的某些部分,它带走的是什麼,带来的又是什么。我记得自己病后的虚弱,不能喝酒,不能吸烟,身体又轻又软,要不扶着更加牢靠的物质,人就会漂浮。就在当年的冬季,我连续写了三个短篇小说。现在我会认为,疾病席卷而过,带去了身体里过于充盈的对于生活的欲望。我现在觉得,把对现实生活的欲望甚至希望降减至合适的水平,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似乎能让我遇见写小说的动机和途径。

这里选了十九篇。短篇小说这种写作形式,我持续运用了七年。每一年所写的,都至少选了一篇。以前出的书,还没有单纯的短篇小说选集,所以这是第一本。可能是要告别这些文字的缘故吧,这一次编选时,在篇末注明了初次发表的刊物和时间,以便检索。我自己真满意的很少。不完美。不充分。只有两三篇,我觉得自己能写下那些文字,再怎样都不算惭愧了。

鲁 羊

2008年11月14日凌晨

东郊小镇

目 录

忆故人	1
楚八六生涯	16
仲家传说	28
薤露	40
蚕纸	61
白砒	73
银色老虎	91
夏末的局面	113
风和水	126
身体里的巧克力	139
此曲不知所从何处	156
液态屋檐	175
青花小匙	197

鬃毛	207
亲切的游戏	242
如梦令	267
出去	283
红衫飘零	296
在北京奔跑	314

忆故人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老朋友、诗人、高级会计师老顾

1

落城图书馆在这个国度里是久享盛名的。七百万册(三年前的统计数字)各种文字各类装帧的藏书几乎笼罩了人类直立行走以来的一切文化。落城的知识分子们通常穿着三个衣袋的蓝色制服,这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标志。在靠近左胸的那个衣袋里,不论什么季节总放有三样东西:户口簿、居民卡、落城图书馆的借书证。落城的知识分子们都知道落城图书馆藏有一册最神秘因而也最珍贵的古人手稿,并且有三分之一的人曾经看到过根据手稿部分章节改编的幻灯片。由于气候与场合的不同,每次放映的序次有所变化,内容有所增删。但是,看过的人都深深地记住了其中的几幅画面。譬如一匹巨大的白马四蹄靠拢,站在很小的地球上,上下四周漆黑一团,只

有遥远的星光排成几组奇怪的图案；寸草不生的地面裂开了，一座完好的城市向地心深处坠落；地面像健康的皮肤一样迅速愈合，又一座城市在这里像模像样地摆着繁华的造型，等等。有关的解说词也令人难忘，它告诉人们这就是落城的往事。没有人相信。世上有许多事是人们忘不掉，却永远不会相信的。他们说那部手稿纯属谰语，似是而非的文体隐藏着某种险恶用心。

马余是落城图书馆里一个普通的职员。图书馆的烜赫声誉，正与在那里工作的职员的默默无闻相对照。马余像一只无关大局的棋子，被在馆内不同部门之间穿梭调动了好多次。随着被调动次数的增加，他犯下的过失也越来越繁多，而且荒诞不经。第一个月在编目室，他把《婴幼儿喂养法》归入“哲学研究”类，又把古罗马一位皇帝写的《沉思录》划进了“卫生保健”类。第二个月在采购部，出差时他不去大都会，却往荒山野岭到处乱窜，声称那些鸡不鸣狗不叫的地方藏有罕见的稀奇孤本。第三个月在尘土飞扬的目录查阅咨询处，他煽动读者唾弃正式出版的书刊，而像他一样致力于各种手稿的研究。新任的馆长（原煤气公司副经理）觉得马余的种种行径表明该人有颠覆本馆之企图，当下派了心腹秘书外出调查，务要摸清来龙去脉。结果带回不少有关马余身世的一鳞半爪：幼儿园里发生的一起殴斗，打伤一个与他同年的小孩，叫兆；十九岁当兵，被派在山区养猪，每至冬季就淌鼻涕；二十三岁退伍回落城待业，喜欢清谈，多涉及奇门遁甲；后来托老爸的荫庇，被安插到人满为患的图书馆；习性偏僻，不沾烟酒，拒绝任何一种滴滴香浓的饮料。总之马余只不过头脑有点毛病，绝没有什么深算。

什么样的人也都有个癖好。马余对神秘的事物或某些日常景物的神秘色彩都一往情深。就在妻的肚子一天天膨大起来的日子里，他整夜伏案写作，终于完成了宏伟构思中的第一部引言性著作：《芭蕉树下的秘密智慧》。这部著作在十几家出版社传递了很长时间，又回到了作者自己的手中。马余想道：“真正揭示人类隐秘的著作恐怕永远不会被接受的。”他还想起馆藏的那册古人手稿，虽说它的存在业已昭彰于世，可是认真的解读工作是无人问津的。这样的古今对照，使他又是黯然神伤，又是孤芳自赏，内心折腾了半年。这期间有一个老弟病了，而且病得怪异，成天说些琢磨不透的话。马余不失时机地拜访了这位使家人发昏的病者，就像潮闷天里的塘鱼，急着把嘴浮出水面。马余对破竹床上的病者喊道：“喂老弟，过得好么？”正打盹儿流口水的老弟精神陡振：“没有比现在更好的了。”接着马余询问老弟的病情。老弟很不以为然，瞪眼道：“谁说我有病？”又压低嗓门说：“我真的听见了，天上有人对我说话，可他们不信。”马余说：“我信。”老弟便一五一十地汇报情况，说先是无意听到天空里一片浑茫的声音，像一口极大的钟受到撞击之后的余响，渐渐变得细微，可是越来越清楚，分明有人开始在高处说话了。起初也听不大懂，后来把心神安定了，就仿佛明白话中的道理。马余问：“随便什么地方么？”老弟想一想，说：“头上没有屋顶的地方。”

2

1990年5月的一个早晨，马余接到好朋友兆的死讯。落城的

天气酝酿着空前的燥热。马余和刚刚死去的兆在幼儿园里是同班，两个人不打不相识。幼儿园里最年轻的阿姨是兆的舅妈，生得格外丰满。马余偏要当着兆的面骂她是“大屁股”。四岁的兆勃然大怒，冲上前来要与四岁半的马余拼个高低。两个人打成一团。几分钟后，马余在兆的左边额角上留下蚕豆大小的一块紫色伤痕。这伤痕竟很顽固，永远没有消退的意思，等到日后便成为两个人深厚友谊的见证了。初三那年马余从父亲的抽屉里偷出一盒“牡丹”，就是约了兆躲进厕所去共享的。中学毕业撞上了天下大乱，马余当兵，兆跟着别人摆摊子。下霜和结冰的日子里，马余淌着清水鼻涕，在猪栏边思考宇宙中的流星与人或猪的灵魂之间必然存在的对应关系，弄得自己七颠八倒的。而这时候兆就必定钻在小馆子里喝烧酒、吃火锅。两个人在看不见的状态下背道而驰，各自都有些积重难返。可是，只要马余一提起兆，或是兆一提起马余，没有不全身高兴的。两个人有十几年没见面，马余退伍后待业无聊，定好日子要成亲，猛然想起了兆。当时兆已经在南方的一个镇子上发横财，娶娇妻，安居乐业了。接着马余的喜帖，二话没说，就来喝酒。那一夜两个人喝了吐，吐了喝，哼哼唱唱，也不谈别后艰难的话。第二天酒醒，一别又是几年。他的死讯就这样来得出其不意，使每一个爱思考的人将信将疑。

不管怎么说，马余这还是头一回接到朋友的死讯，甚至感到一种害羞。他把这件事闷在肚子里，不肯说出去。吃过中饭，找了不远不近的邻居来下棋，一输不止。那邻居吹着好听的口哨走了。马余埋头坐在那儿，觉得胃里直翻腾，渗出满脸的冷汗。

马余弄不明白的事很多，兆的死讯算一件，黑头的出现算一件。那个中午他只和往常一样，感到胃的形势不好，他不明白黑头怎么就趁着混乱之机闯了进来，站到自己的面前。黑头长得挺白净，甚至漂亮，好像有意嘲弄一下自己的名字。马余觉得黑头这名字听上去是个黑脸孔、黑头发、黑衣服的烧炭工。对于他的白净不是很放心。不过这时候他来不及细想。

“我叫黑头。兆让我来找你。”黑头一出面就像个高手，不露声色。尽管如此，马余还是感到他下唇的一点轻微的牵动。

“兆让你来找我？”

“是。”

“是兆让你来找我么？”

“是的。”

“他不在了。”

马余说着又埋下头去。他想这人就要转身出门了。

“兆死的时候，我就在病床边上。”马余抬起头，睁大眼睛。

“他活着的时候，让我来找你。”

兆的死讯刚到，黑头跟着就来了。他看不出这件事有什么奇怪，就是摆脱不开一种有点奇怪的想法。

3

黑头对兆是有恩情的人。黑头说，兆在前些年发了大财，一个

月的收入能养活三十个蓝制服的人。财大心事更大，他像中了邪魔似的，把钱洒到好几家怪模怪样的工厂里。其中有一家手工作坊，生产各色仿铜的炭炉；另一家是做软胎玩具的，尽出些可怜兮兮的河马、骆驼什么的；还有一家在外地专营某种不湿的尿布。明眼人一看就晓得他是要吃大亏了。可他倒是越发地得意，说你们懂得虾虫放屁，懂得这叫做灵感型投资么。起初摆摊子挣小钱时，咱们无处不相帮相扶。等他一抖起来，连我也劝不住了。黑头说，我只好让在一边，接着干我那挣小不挣大的行当。其实兆胡闹的时间不长，到今年四月还不满两年，就全垮了。他一辈子没得过病，今年春天一场病，就没起得来。那时他已经身无分文，小他八岁的老婆恹恹惶惶来诉苦。生意场中无父子，还谈什么朋友。可他病得要死，我就不能拗这口气了。我把他送到省城里收费最贵的医院，托人安排在最好的病房里，还让那个随时想走的弟媳妇陪着他，伺候他。前后十天花了成万的票子。第十天晚上死的。

“他活着的时候，让你来找我？”

“是的。”

“他常常提起我么？”

黑头说入院的第四天，兆还指点着左额上的那块伤疤，提起和马余的交情。

“他让你来，一定有什么事情。”

“求你帮忙，帮个大忙。”

马余想，不管什么烂事情，我也得去做了。

黑头是有来历的人。你知道七百年前有个姓左的王公么，黑头说，我是那个人第二十一代的正宗独孙子。当然，你是什么人的孙子并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你的祖宗留下了什么。马余觉得这话有些道理。黑头左右看了看，门是关着的，窗帘也拉得很严实。我现在告诉你一件天大的事情。那个人贵为王公，又身居显职，虽说他的清廉正直在当时是朝野尽知的，却没人知道他暗地积攒下金山银山。不，不。不是金条也不是银锭。只有呆瓜才这么干。黑头神秘兮兮地讲了许多，马余在那繁芜的废话里披荆斩棘，才记住了如下的纲要：左王公留下了一屋子遗产，小匣子，大箱子，还有裹铜的木柜，里面装得满满当当，全都是稀世珍宝。马余暗想，也亏他搜罗有方。这一屋子不可估价的宝贝，一代传一代，谁也没动过。左家后代真是英雄辈出，没一个败家子。有一年世事动荡，成千上万的人吵嚷不休，要把整个世界换成新的面目。凡有私藏百年以上旧物的人，都免不了遭殃。黑头的母亲多病体弱，抗不住街上传来的喊杀。她瞒着家里人，到藏宝的屋子里放火，想把一屋子的罪证烧个干净。幸好黑头的父亲又机警又敏捷，及时发现了苗头，结果只烧焦半只木匣。黑头的父母是结发的夫妻，琴瑟和谐，没红过脸。只有这一回，黑头的父亲气不过，搥了老婆的耳光。黑头的母亲事事忍让，也只有这一回气不过，就在藏宝的屋子里把自己吊死了。街上的人终

究疑念难消，认定左家私藏了旧物。他们又寻不着端倪，就逼住黑头的父亲，硬是从厨房里搬出锅碗瓢勺，一应家什，在院子里砸个粉碎辉煌。经了这样的凶险，黑头的父亲早已奄奄一息。他让黑头立定在床头，吩咐了身后的事情。

黑头说，从那个做王公的祖宗起，我们家的老人到了临终时，只交给长子一件事，就是关于那批藏宝。如今到我手上已经二十一代，其间不是没有发生过困厄，那批藏宝之所以毫发未损，一来托天保佑，二来是为了老祖宗当年的一个遗愿。马余想，故事无论真的假的，节骨眼上总有这一套机关。就问是怎样的遗愿呢。这时黑头苍白的脸上染出两块红斑，更加从容不迫了。他说，父亲把他叫在床边，吩咐他务必护好老祖宗传下的宝贝，直到某种超越个人和家族的伟大设想降临。父亲说，老祖宗当初想铺设一条比江河还长的大路，却局于时势，力不从心。后来几代人眼看这片国土上已经大路纵横，密如蛛网，人心倒一天天阴暗下去，都怀疑老祖宗的初衷未必能造福生民。他们就议改遗命，所以传给黑头的话显然是笼统的，模糊的，渺如烟雨。

黑头深知其中的困难。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摆摊做生意，走南闯北。他做下善恶不等各样的事，走过高低险夷各样的地方，他的心却一直沐浴在那一层特定的雨雾当中。黑头说，我所看到的现象又与上面几代人所看到的各有区别。我看到一个黑水的池子，蚊虫繁衍，交接频繁，趣事是不断的，但没有大的快乐。我看到一片雪地上飞落无数禽鸟，留下了爪痕，又稍纵即逝，随雪化了开去。我看到在落日照耀下，一棵树枝丫断裂，像断臂一样垂挂。我看到一个朋